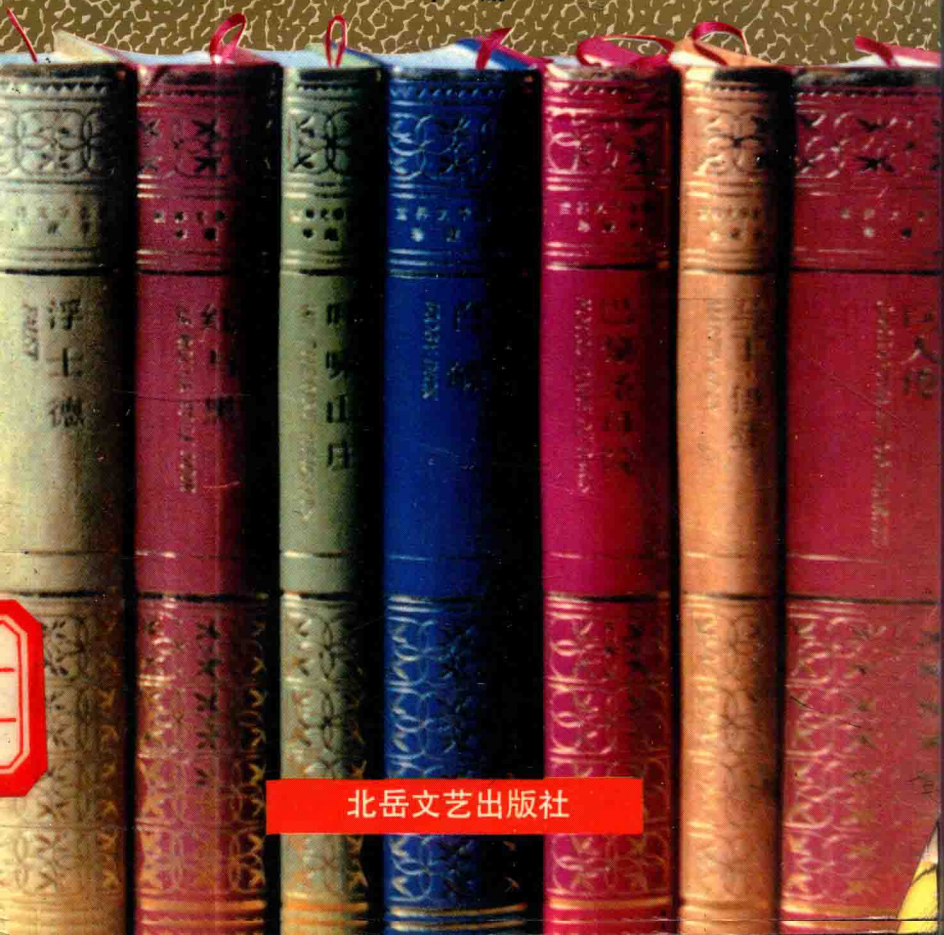


一旦过目世界名著尽收眼底
二卷在手文学精华饱览无遗

世界名著精华

下 册



北岳文艺出版社

世界名著精华

雁鸣、文辉、武夫、宗义 编

北岳文艺出版社

社 长：马森彪
总 编 辑：马森彪
责任编辑：周 欣

世界名著精华

(上、下)

雁鸣、文辉、武夫、崇义 编

★

北岳文艺出版社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晋城市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5.625 字数：550千字
1993年3月第1版 1996年1月晋城第3次印刷
印数：10,001---16,000册

★

I S B N 7-5378-1075-3
I • 1053 定价：28.20元(套)

目 录

霍桑 (美国)	(1)
红字	(2)
罗曼·罗兰 (法国)	(11)
约翰·克利斯朵夫	(12)
韦科尔 (法国)	(28)
海的沉默	(28)
哈代 (英国)	(35)
远离尘嚣	(36)
儿子的否决权	(51)
高尔斯华绥 (英国)	(58)
福尔赛世家	(59)
毛姆 (英国)	(66)
人生的枷锁	(67)
皮兰德娄 (意大利)	(73)
西西里柠檬	(74)
黑塞 (德国)	(80)
纳尔齐斯和歌尔德蒙	(81)

布莱希特 (德国)	(86)
三分钱歌剧	(87)
茨威格 (奥地利)	(94)
象棋的故事	(95)
迪伦马特 (瑞士)	(101)
诺言	(102)
物理学家	(112)
列夫·托尔斯泰 (俄罗斯)	(116)
战争与和平	(117)
柯罗连科 (俄罗斯)	(163)
盲音乐家	(164)
契诃夫 (俄罗斯)	(171)
樱桃园	(172)
高尔基 (俄罗斯)	(180)
二十六个和一个	(181)
肖洛霍夫 (俄罗斯)	(186)
静静的顿河	(187)
帕斯捷尔纳克 (俄罗斯)	(211)
日瓦戈医生	(212)
埃泽拉 (拉脱维亚)	(221)
湖畔奏鸣曲	(221)
艾特马托夫 (吉尔吉斯)	(228)
查密莉雅	(229)
麦卡洛 (澳大利亚)	(239)
荆棘鸟	(239)
蒙哥马利 (加拿大)	(247)

绿山墙的安妮·····	(247)
马克·吐温 (美国) ·····	(256)
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	(257)
亨利·詹姆斯 (美国) ·····	(262)
贵妇人画像·····	(263)
欧·亨利 (美国) ·····	(266)
麦琪的礼物·····	(267)
最后一片藤叶·····	(270)
德莱塞 (美国) ·····	(275)
珍妮姑娘·····	(276)
“天才” ·····	(283)
杰克·伦敦 (美国) ·····	(288)
马丁·伊登·····	(289)
福克纳 (美国) ·····	(295)
喧哗与骚动·····	(296)
熊·····	(300)
海明威 (美国) ·····	(308)
太阳照样升起·····	(309)
斯坦贝克 (美国) ·····	(315)
愤怒的葡萄·····	(316)
辛格 (美国) ·····	(321)
市场街的斯宾诺莎·····	(322)
塞林格 (美国) ·····	(327)
麦田里的守望者·····	(327)
森鸥外 (日本) ·····	(333)
舞姬·····	(334)

夏日漱石 (日本)	(340)
心	(341)
樋口一叶 (日本)	(347)
十三夜	(347)
芥川龙之介 (日本)	(352)
地狱图	(353)
川端康成 (日本)	(364)
雪国	(365)
古都	(370)
松本清张 (日本)	(378)
点与线	(379)
深泽七郎 (日本)	(384)
楳山小调考	(384)
水上勉 (日本)	(394)
五番町夕雾楼	(395)
台木尔 (埃及)	(398)
小清真寺的长老	(399)

霍 桑

纳撒尼尔·霍桑(1804—1864)是美国 19 世纪后期浪漫主义的主要代表。

他生于新英格兰地区萨莱姆镇,祖辈是移民望族。大学毕业后便开始写作,一生中除短期担任海关职务和出任过海外领事外,始终都在写作。

他的最早作品是短篇小说集《重讲一遍的故事》(第一集 1837,第二集 1842)和《古屋青苔》(1842),从此开始出名。这些短篇小说表现了他的思想和艺术特色,如:《白发英雄》、《年轻小伙子希朗》、《教长的面纱》、《通天的铁路》等。他的长篇小说以《红字》(1850)为代表,从而成为当时公认的最重要作家。他的另外三部长篇是:《七是尖角顶的房子》(1851)、《福谷传奇》(1852)和旅居意大利时所写的《玉石雕像》(1860)。此外还有札记和未完成的作品多种。

霍桑生于加尔文教影响较深的地方,40 年代又接触了超验主义,因此思想中有神秘和保守的成分,作品中也常用象征手法,时而探讨抽象的概念,开创了心理分析的新深度。

红 字

两个世纪以前，一个夏天的早晨，波士顿牢狱的门突然打开了。一个面目狰狞的狱吏左手举着警棍，右手抓住一个青年妇人的肩膀，将她推出门来。

她紧紧抱住一个三个月的婴儿，沿着人群让开的一条小路，一直走上市场西端的绞刑台。人们的目光都盯着她。在她衣服的胸部有一个鲜红的“A”字（A是英文“通奸”的第一个字母）。她尽一个女人的最大力量支持着自己。她面孔发烧，却显出高傲的微笑，用一种盛气凌人的眼光，环视着居民们。

忽然，她从人群外圈辨认出一个身材矮小、面孔多皱、穿着怪模怪样的人。

陌生人也早已盯住了她。他带着惊恐不安的表情，象是一条蛇正迅速地移过去。他发现她认出了他，便缓慢地举起一只手，在空中作了一个手势，又把手指压在唇上。

“听我说，海丝特，”露台上，波士顿最年长、最受人景仰的威尔逊牧师在唤她。他的手放在青年牧师丁梅斯代尔肩上。丁梅斯代尔才华横溢，被公认为将在宗教职业中得到显要的位置。现在，他要全体民众的旁听下，来追究海丝特的罪恶，盘问她灵魂的秘密了。因为海丝特曾被指定在他宣教的教堂里听讲。

“海丝特，”青年牧师倚着会议厅的露台，俯身凝视着她的眼睛，说：“如果你想让你的灵魂平静，让你所受的惩罚更有效地拯救你，那么我命令你供认出共同的罪人！虽然他同你一

起站在耻辱的刑台上，但那总比一生隐藏着一颗罪恶的心要好一些。”

海丝特摇摇头。

老牧师厉声叫道：“说出那个人的名字来！那样，再加上你的悔悟，将可以去掉你胸上的红字！”

“决不会的，”海丝特回答，并不看他，却一直望着青年牧师深邃而忧郁的眼睛，“那烙印是太深了。你们除不掉它的。但愿我能忍受住他的苦痛及我的苦痛！”

“说出来，女人！”陌生人也从人群中走到台边，声音冰冷而严峻。

她的脸色变成死灰一般，可仍然答复了那个她十分认识的陌生人：“我的孩子要寻求一个天上的父亲，她永远也不会认识一个世上的父亲了！”

海丝特回到监狱后，精神陷入极度兴奋，必须有人不离左右地看守她。狱卒领来了那个陌生人。据说他叫罗格，是位医生。

他们俩面面对了。很奇怪，医生一进来，海丝特马上安静了。医生给她摸了脉，并给她调了一剂药。

海丝特缓慢地接过杯子，在喝掉它之前小声说：“杯子里若是装着死亡，我请你再好好想一想。你看！它已经到我的唇边了。”

“喝吧，蠢女人！”他说，“即使我心里有复仇的计划，也只有让你活着，使这个火红的耻辱仍然燃烧在你的胸上。”他用长长的食指摸了下那个红字，红字立刻象烙铁般烫了她一下。他望着她那惊恐的姿态，微笑了。海丝特不再拖延，一口喝干了那杯药。

“我知道，象我这样一个年老、阴沉、身体畸形的书呆子，是不能把你那样的青春与美丽留在身旁的。但你要告诉我，那伤害了我们两个人的男人是谁？”罗格说。

“你永远也不会晓得的！”海丝回答。

“好吧。我将寻到这个人，我将看见他颤抖！既然你替你的奸夫保密，也要为我保密！在这块土地上没有一个人认得我。不要对任何人泄露：你曾经管我叫丈夫！如果你泄露出去，你要当心，你奸夫的名誉、地位、生命，都攥在我的手心里！”海丝特恐怖地望着这个她从不曾爱过，而他也并不懂得什么是爱的人，终于答应为他保密。罗格带着满意的微笑说：“现在，太太，我叫你一个人去生活，带着你的婴儿和那个红字。”说完，便离开了牢房。

拘禁的期限满了。海丝特带着孩子——珠儿，走出狱门。她在镇郊的一间茅屋里住下。靠着一手刺绣技艺，她过着最俭朴的生活，还常把多余的钱财施舍给贫苦人。可人们一旦辨明她胸上的那个红字，便象害怕传染病似的逃开了。海丝特感到，她的耻辱已被传到每一个角落，那个红字已烫进她的灵魂。她时时不自禁地要用手掩盖那个符号，然而却又总是不让自己那样做。

罗格也在波士顿城居住下来。这位陌生的医生选中了丁梅斯代尔牧师做他的精神导师。青年牧师的博学在波士顿城很负盛名。不过，青年牧师的健康已开始变坏了。他的双颊日见苍白，时常彻夜不眠。每逢他略受惊恐或是突然遇到什么意外，手便拢在心上，脸上先是一阵红潮，然后便是满面苍白。医生追随在牧师左右，对他的健康表示了极大忧虑。终于，他成了牧师的顾问医师，和他搬在一起居住。

罗格开始挖掘牧师的心灵。他的眼睛，有时会燃烧起凶险的蓝色火焰。他时常想偷偷摸摸走到牧师的床边，但无论他怎样小心，地板发出的响声，衣服发出的窸窣声，或是他的身影，都会使牧师锐敏的神经产生直觉的反应，从而向罗格投以惊恐的目光。丁梅斯代尔朦胧地感觉到，有一种与他为敌的东西在向他袭来。

有一天，牧师在窗口同罗格谈天，海丝特和那个女孩子——小珠儿，正走在穿过场院的小径上。珠儿已经七岁了。她摘了一大把牛蒡果，沿着母亲胸前红字的笔划，把它们插在上面。

“那边走着一个人。”罗格一边摆着采集来的药草，一边说，“她无论犯了什么罪孽，总不会象那个隐藏着罪恶的人，叫人难于忍受。”

牧师的手又拢在心上，脸色由白变红，又由红变白。

牧师的双颊越来越苍白了。他把自己锁在密室里，时常一面苦笑，一面用一条血淋淋的鞭子抽打自己的肩膀。有时他又对着镜子，用最强烈的光照自己的面孔。镜子里象有许多幻象在飞舞，有时他会看到海丝特和小珠儿飘浮过去，那孩子扬起食指，先指一下母亲胸上的红字，然后又指指他他的胸膛。

在一个漆黑的夜里，牧师从椅子上惊跳起来，悄悄走下楼梯，打开门，来到外边，走到好久前海丝特第一次忍受公众侮辱的地方，登上那台阶。在这黑沉沉的午夜，牧师站在刑台上。他的心灵突然感到一阵极度的恐怖，仿佛全宇宙都在凝视着他赤裸裸的胸膛，盯住了他心房上那个红字标记。他抑制不住地大声吼叫起来，狂叫声在夜空震响。

蓦然有人发出了响亮的笑声，他听出那是小珠儿的声音。

“珠儿！小珠儿！”喊完，他又放低声音，“上这儿来，海丝特，你，还有小珠儿。你们从前都在这里站过，可是没有我同你们在一起。再上来一次，我们三个人全站在一道。”

海丝特默默登上台阶，牵着小珠儿，站在刑台上。牧师摸到孩子的另一只手，就在这一瞬间，一股新生命的汹涌潮水，如激流般注入了他的心胸。

牧师仰望苍天。忽然，他注意到小珠儿正用手指着老罗格，他就站在离刑台不远的地方。

“尊贵的先生，”罗格这时已走近刑台，“虔诚的丁梅斯代尔牧师！果真是你吗？喔，喔，真的不错！来吧，好先生，我亲爱的朋友，让我来领你回家吧！”

牧师浑身麻木地从恶梦中醒来，心里悔丧，直打冷战，他任凭那个医生自己领回去。

海丝特和丁梅斯代尔奇特地会面后，看到牧师身体的衰弱和精神上的崩溃，大为震惊。她决心向他讲明罗格的真实身分。

几天以后，她带着珠儿来到森林深处，坐在一堆青苔上，她看见牧师独自一人慢慢往前走着，手里拄着一根树枝削成的拐杖。眼看牧师就要走过去了，海丝特终于嘶哑地喊了出来：“亚瑟·丁梅斯代尔！”最初声音很低，后来就响亮一些，“亚瑟·丁梅斯代尔！”

“谁在说话？”牧师问道。他象是突然受了一惊，急忙振奋精神，站得更直一些。他不安地把眼睛转向发声的方向，朦胧地望见树下有一个人影，穿的衣服那么幽暗。他走近一步，便发现了那个红字。

“海丝特！海丝特！是你吗？”他伸出冷得象死人般的手，

去摸海丝特冰冷的手。“海丝特，你公开戴着那个红字是幸福的！我的红字在秘密燃烧！经过七年欺骗的痛苦之后，如果有人看出我的真相，知道我是一切罪人中最卑劣的人，我会感到安慰的。”

海丝特说道：“亚瑟，你早有了这么一个敌人。和你住在一个屋子里的那个老人，那个医生，那些人们都管他叫罗格的人，他就是我的丈夫！”

牧师跌坐在地上，双手捂住脸。海丝特倒在他身旁的落叶上，张开双臂抱住他，反复请求牧师的饶恕。“愿上帝饶恕我们两个！海丝特，”牧师说，“我们不是世界上最坏的罪人！那个老人装扮成敌人的朋友，侵犯了神圣的人心，比我们的罪恶要更深重。”

他们手握着手，在那铺满青苔的横倒的树干上并排坐下来。从来没有过比眼前更阴郁的时刻。四周的森林是朦胧的，一阵旋风吹过，吱喳作响。他们决定从海上离开这无边的苦恼，到德国、法国或者意大利去。

从森林回来后，牧师好象变了一个人。他感到很幸运，因为一艘船三天后要开往英国布里斯托，海丝特弄到了两个大人和一个孩子的舱位。而在第三天头上，在人们庆祝新州长上任的这一天，他要宣讲庆祝选举的说教。这是新英格兰牧师一生中最光荣的时刻，也是他结束牧师生涯的最适当的方式和时间了。

新州长就职的那个早晨到了。海丝特和小珠儿很早就到了市场上，那里早已挤满了人群。人们看见医生老罗格陪着那个去英国的航船的船长，亲密地交谈着。

医生走开后，船长漫步走过市场，来到海丝特身旁。他告

诉他，要在她预定的床铺外，再预备一个位置，因为有位医生要上船。海丝特心里非常惊慌。就在这一瞬间，她见老罗格正站在市场最僻静的角落，向她发出一种神秘的、可怕的微笑。海丝特还没来得及考虑怎样对付这个新局面，就听见了军乐队的声音。执事们与市民们的队伍正向着会议厅走来。在那儿，丁梅斯代尔牧师要宣讲一篇选举说教。

队伍过来了，丁梅斯代尔走在青年牧师中间。自从他踏上新英格兰海岸以来，人们从没见过他的步态象现在这样有精神。他的身躯没有弯曲，手也没有拢在心上。

当音乐声又一次响起时，牧师雄辩的宣讲停止了。四面八方都有人赞美牧师。神圣的丁梅斯代尔达到了他一生中空前绝后的光明时刻。当们又迈着整齐的步伐，向市政厅走去时，人们突然发现牧师脸上燃烧着的那片红光，已经变成一种死灰颜色。他有气无力地踉跄着，不知道要跨向哪里。他走到久经风吹日晒的刑台对面停住了。虽然乐队还在演奏庄严欢欣的进行曲，队伍还在前进，他却对着刑台伸出了双臂。

“海丝特，到这边来！过来吧，我的小珠儿！”他注视着她们，脸色非常可怕，但同时又含有温柔和奇异的胜利神情。珠儿象鸟儿般扑到他身前，两手抱住他的膝部。海丝特被不可避免的命运推动着，走了过来。正在这一瞬间，老罗格从人群里钻出来，抓住牧师的胳膊，不让他做他要做的。然而牧师又对那个佩戴红字的妇人伸出了手。群众骚动起来。那些在牧师四周站着的显贵们，震惊异常。他们呆立在那里，眼看着牧师倚在海丝特的肩上，走近刑台，踏上台阶，同时牧师的一只手紧握着珠儿的小手。老罗格随在后面。

“除了这个刑台以外，你再也找不到一个隐秘的地方，使

你能够逃得过我了！”罗格阴气森森地望着牧师说。

“感谢上帝领我来到此地！”牧师答道。说完，他转身对着海丝特，唇边露出微笑，“这，比我们在森林中曾梦想过的不是更好吗。”

丁梅斯代尔牧师一面由海丝特扶持着，一面牵着小珠儿的手，转脸对着波士顿城的长官与市民。

“新英格兰的人民！”他喊道，“你们曾经爱过我！把我看作是神圣的！请看我在这里，一个世界的罪人！总算到了这一天！——我终于站到我七年前应当同这个妇人一起站立的地方了。看哪，海丝特佩戴着的那个红字！你们全都畏避它！不管她走到哪里，不管她负着多么悲惨的重担，多么希望得到安慰，得到的总是使人畏惧使人厌恶的目光。可你们对我的罪恶与耻辱的烙印，却未曾躲避过！”

他痉挛地用着力，扯开了他胸前的饰带，一个刻在肉上的“A”字显露出来了。面对着呆若木鸡的民众，牧师脸上泛着胜利的红潮。然后，他倒在刑台上了！海丝特稍稍把他扶起，让他的头靠在她的胸上。老罗格跪倒在他身边，不住地念叨：“你已经逃开了我！”

牧师不再看那个老人，转过来注视着妇人和孩子，“亲爱的小珠儿，现在你愿意吻我吗？”

珠儿吻了他的双唇，眼泪滴在她父亲的脸上。

“海丝特，”牧师说，“别了！”

牧师断气了。始终沉默着的人们，突然发出一种异常深沉的敬畏和惊愕之声。这声音随着逝去的灵魂轰响着。

丁梅斯代尔先生死后，罗格也突然凋萎了。这个实行报复的人，等到完全胜利、再也找不对对手时，也就没有了生命力。

不到一年，老罗格也逝世了。州长根据他的遗嘱，把他的一笔巨额财产，遗赠给海丝特的女儿小珠儿。但是在医生死后不久，佩戴红字的人就不见了，珠儿也跟着她去了。有好多年，虽然时时有一些模糊的消息越海传来，然而关于她的确切消息却从没有得到过。

(晓 露)